

罩門

南方壺

一年多前，民國九十四年底的縣市長選舉，剛接國民黨主席不久的馬英九，初試啼聲，全省輔選，為國民黨獲得極好的成績。一時之間，馬英九彷彿國民黨的救世主，2008 總統大位就等著他。那曉得一年多後，他因特別費被依貪污罪提起公訴，由雲端掉入谷底。一向以清廉自許的他，起訴書中竟出現“詐領”，及“詐術”等字眼。一個被過半國民寄予厚望的人，卻涉嫌貪污。馬英九信守承諾，辭掉國民黨主席，國民黨因此修改排黑條款。這是二次傷害，真是難堪，當過法務部長的他，居然與“黑”連上關係，他的黨為了他得重新對“黑”下定義。

換成是我就不如歸去了。自認是要為國為黨奉獻，但全國有約四成的人反對他，黨內放冷箭的人也不少。住在一個三十坪大的房子，每天 7-eleven，還經常 5-eleven 的從早忙到晚，沒有假日，以便當為主食，家人低調到不行，太太每天搭公車上下班，這樣的人會是貪？會污？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人生可以做的事很多，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多的是沒人來跟你爭的工作。

我有兩次與馬英九“共餐”的經驗。一次是前年(九十四)三月，他選黨主席期間，來高雄與學術界座談。在國賓飯店四樓，一個包廂中有一大圓桌，可坐 15 人左右，那時他聲

心在南方

望正隆，房間中擠滿記者及攝影機，一群教授及他圍著桌子坐，他認真聽每人所提出的建言。桌上有咖啡，茶以及餅乾，他行程很趕，座談歷時一小時餘，記者或站或坐，連水都沒得喝。雖是大飯店，但場地其實算是簡樸。第二次是去年五、六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，在高雄市國民黨黨部，那次約有 25 人，備有便當，估計一份約 60 元。這兩次的座談都是沒有出席費的，但受邀者出席率很高，基於對他的期望。

內人有時去郵局買定存，郵局職員常好心提醒她，利息太低，應做一些其它處置。買定存是我們家至今唯一的“理財”方式。偶而內人會說我應研究一下股票或基金。我雖然認為那應不會太難，但總算給她看，假設獲利是若干，定存利率是若干，我們有多少錢，差額不過如此，何須為了些許錢傷這種神？馬英九不炒股票，不收禮，太太不用禮券，不買珠寶，不收集發票，所得皆放在銀行，應屬於不貪財，不會理財，最後卻涉嫌貪污。節儉成為馬英九的單門。

馬英九其實可以做的更好。那一半不要收據的特別費，何不用在公務或公益？甚至犒賞他的屬下(這也算公務)。既然他及家人皆不愛花錢，他幾個女兒看起來都很優秀，他應也沒打算留太多錢給女兒，那將特別費合法地花掉不是很好嗎？要知 60 元的便當雖挨錯，但 100 元的便當可能更好，也不算奢華。要成大事者，豈須拘泥於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美德？那些跟著他的人那麼辛苦，偶而慰勞他們也合理。特別費總該發揮特別的功能，而非只存進戶頭不去用它，錢要用才算錢。自己不花錢沒關係，自己吃 60 元的便當無妨，但

心在南方

是否有必要讓你周圍的人，也過跟你一樣的日子呢？不用人人當苦行僧。吃葷者請客可備素食，吃素者何妨也容忍他人吃葷。善用資源，合法範圍內，大家快快樂樂地努力，偶而大快朵頤一番。(96.02.16)